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齊國臨菑人學長短從橫術元光元年西入關上書

關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云云○偃及嚴安書並取史記本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

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

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

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

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

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
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
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
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
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
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
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北攻胡郤地千
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發天下
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
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

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

轉輸北河

師古曰黃腫二縣名並在東萊言自東萊

率

三十鍾而致一石

師古曰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

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

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

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

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

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

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

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

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

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車殺將倭虜單于適足以結怨
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歐所以爲業
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
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
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以則變生事苦則慮
易使邊境之民靡散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師古曰與敵國交市
已利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
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
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
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迺拜偃樂安皆爲郎中

嚴安論征伐書

以故丞相史
上書云云

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二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
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二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伯者
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
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
弱衆暴寡由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
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人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
生蠶蠹民無所告愬及至秦主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
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
虞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

以為更生

按安此言過矣

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

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

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循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

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眾日聞其美意廣心

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成

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

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道逃曠

日持火糧食之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

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搆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

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

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

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儉舉齊景

駒舉鄆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

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

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

長地進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

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畧歲州

張晏曰歲州貉也與穢

同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

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

方之備靡敵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
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
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
劍矯箭累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
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
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
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
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
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
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

徐樂書略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

有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
土之地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
不卹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
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
也土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然不
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當
此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上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
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
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
乎天下雖未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
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為亂乎
此二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
東五穀數不登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民負有不
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
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於廟堂之上而銷
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
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遊燕之囿淫縱恣
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
之私併優朱儒之笑不之於前而天下無宿憂也按徐
樂之書謂基本積壞為土崩禍難驟興為瓦解其說似

矣然聖賢慮治必察於微不以基本之固為可恃也不以禍難之驟為可忽也樂之告武帝也欲明安危之機銷未形之患則凡幾微之際皆所當謹也顧乃以瓦解之執為不必慮而欲其自恣於游畷聲色之間豈忠臣之言哉故不取

魏相諫擊匈奴書

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北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

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喪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

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乃止。按相

漢相與

蕭望之伐匈奴對宣帝時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

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等問望之計策望之對云云

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

不伐喪師古曰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

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

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弟音悌遣使請

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

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

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

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

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

賈捐之罷珠厓對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

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

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匈奴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

云云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

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

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

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
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
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
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
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
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師古曰謂昭王為楚所溺也齊
桓挾其難師古曰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為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
孔子定其文張晏曰孔子作春秋更秋之國雖大自稱王者皆賤為子以至乎秦興
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
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

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
孝文皇帝閉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
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蠻貊在前
屬軍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二十里朕乘千里之馬
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
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略
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
則諱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
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
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

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
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
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
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
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郭孤兒號於道
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冤乎萬里之外淮南
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詎為使者是皆
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
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
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

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
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
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
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矣何况
廼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
習以臯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
海之中師古曰嶺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也一日園貌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
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瑁
瑁也師古曰瑁瑁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
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

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
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士
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方今又不使臣愚以為
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
棄珠崖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大夫
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
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
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
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
捐之議是上廼從之遂下詔云云已見前

谷永受伊邪莫演降議

成帝河平元年單于遣
右鼻林王伊邪莫演等

奉獻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
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
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
谷永議郎杜欽以為云云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
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
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
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
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師古曰
假令猶
言或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下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
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
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師古曰歸曲於漢
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
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師古曰竟
讀曰境不可不詳也不
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師古

日。謏詐辭也。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

郭舜論通康居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

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言故不訖竟也都護更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唱都護更故為無所省以

夸旁國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

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

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之為高自以

事漢為太卑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

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

驢橐駝食皆苦之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以此事為困苦空罷耗所過送

迎驕黠絕遠之國師古曰所過所經過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罷讀曰疲非至計

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絕

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

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

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
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云云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

微師古曰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

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

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

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

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

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

或七日不食時竒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師古曰石言堅固如石也

畫計策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師古曰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

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樊噲請以十

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

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

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二將軍屯

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

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於便墜師古曰徼要也

墜古地字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

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

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

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

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師古曰匈奴中地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師古曰喙口也廬山匈奴中山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師古曰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

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博洽而匈奴內亂五

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師古曰伏音蒲北反

然尚羈縻之計不顛制師古曰顛與專同專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

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

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誦其和難得

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

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

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

之壁師古曰姑繒謂西南夷種也藉湯姐之場劉德曰羌屬也師古曰藉猶陷也姐音紫

文朝鮮之旃按兩越之旗師古曰文讀劉絕也近不過旬月之

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古曰離歷也固已犁其庭掃其

閭師古曰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畜惟北狄為

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

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

於前此廼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

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

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

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

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

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

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

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師古曰先於未然謂計策素定禦難折衝不然壹有隙

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勦擊於外師古曰較擊言使車交馳其較

相擊也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

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太萬計者師古曰財用之費一歲數百萬也豈

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

有尾高丈者二三丈埋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

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

少留意於未然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更報

單于書而許之以上

論征伐夷狄受降附

嚴尤諫伐匈奴

莽新即位。姑府庫之富。欲立威。廼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

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齊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于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云云。

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

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

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

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螽

字 蟊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

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

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

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

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

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西北

邊尤甚。發二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

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

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

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一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

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

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

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二難也。胡地秋冬

其寒春夏其風多齋黼黻新炭重不可勝師古曰黼古

之大口者也。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

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

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

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師古曰銜馬銜也。

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

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

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

下騷動。此篇係諫王莽今附此尤所謂三策蓋上世不

之及境而返不勞師深入似亦未可謂非上策也尤之論五難當矣。而其終也。又欲深入霆擊。以創艾之。此又

何策邪。且莽以無道而致夷狄之畔。尤未嘗一言及此。而顯論用兵利害。莽固不足與言。然尤以漢臣而甘心事莽。其又何說邪。

鼂錯言兵事書文帝時為太子家令是時匈奴疆數寇邊上發兵禦之錯上書

言兵事時
○十一年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

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斃畧畜產。其後復入隴

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

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

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

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

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冇利非隴西之民
有勇怯廼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冇必勝之將
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
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師古曰合刃
謂交兵也
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
溝漸車之水師古曰漸浸也音子廉反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
經川常
流之水也大陸曰阜中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
山丘陵曼衍弋戰反相屬之欲反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
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
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两陳相近平地淺中可前可後

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二不當一萑葦竹蕭師古曰萑葦亂也葦葭也蕭

音相中木蒙籠音相葉茂接此矛鏃之地也長戟二不

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

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師古曰趨

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

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

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

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

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

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

敵也

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眾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相攻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與猶如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伍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天道同的。師古曰：驍謂矢之善者也。

春秋左氏傳作菡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驍發發驍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謂所射之準，泉也。

也。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筈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楫。

下馬地，闔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

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

大為小，以疆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

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

此所謂以養其末，攻其本也。

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

付

付

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術加之以眾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

又上守邊備塞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

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

能寒

師古曰能讀曰耐

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䟽理鳥獸希

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

僨於道

服虔曰僨仆也如淳曰僨音奮

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

之名曰謫戍先發更有謫及贅壻費人後以嘗有市籍

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

孟康

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

皆發之非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謂復除也

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

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

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
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
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
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
於地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其執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
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
廣壑師古曰壑古野字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
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
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
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

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
遠縣纒至則胡又已去纒音裁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

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
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
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

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谷蘇林曰渠

谷鐵蒺藜也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雷音來內反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

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

落鄭氏曰虎落者外番也若今時竹虎也顏師古曰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先為室屋

具田器廼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

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身及

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

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

食於後能自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鄉孟康曰此所謂

樂卿也師古曰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之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列卿者也

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

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

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

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言非以此事

欲立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

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

使遠方士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繫虜之患

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信

募民徙塞下

又上募民徙塞下事

陛下盡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

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

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

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

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實虛也相其陰陽之和量其水

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中木之饒然後營邑之城
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
堂二內門戶之閉張晏曰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
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師古曰為
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
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
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
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
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
帥名也師古曰假大也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

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
外服習以成勿令遽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
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
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
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
不得良吏猶无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
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
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
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易服也愚臣亡識惟陛下財察按三書其論邊備皆
按古今不易之論非直可時而已旌之當

趙充國上屯田奏一

上賜書以十二月擊先零

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散作奏未上會得進兵至書中郎將印懼使客諫充國云云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云云。餘已見前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

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

六百二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羨粟二十五萬二百

八十六石師古曰交乾芻也葉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

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

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故也臣愚以

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

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

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

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

八十一人用穀月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二斛鹽三百八

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師古曰漕下

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陜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

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至四

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

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副馬二百匹也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

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

謹上田賦及器用薄惟陛下裁許上報曰即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

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王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特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

師古曰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諭者也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

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一部為吏士萬人留

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

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師古曰墜古地字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

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

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

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賑音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

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

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

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師古曰離遭也墮謂因寒瘃而墮指者也坐得必勝之

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開，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沿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大馬齒衰，不識長冊，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也。上復賜報曰：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云云。

三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喪羌精兵，今餘不

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并莫，湏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異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太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漸壘，未樵。師古曰：樵與譙同，謂校聯不絕。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為固者，亦猶周易柯被滅耳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廐成校，蓋用關械闡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連，闡禽獸也。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便兵警，飭聞具，塗火幸通，執及井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

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
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
虜馬羸瘦必不敢指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
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
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馭師古曰
瓦解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
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
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實能令虜絕不爲小寇
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
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散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

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
更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公又轉運煩
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
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撫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
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
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
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亦嫌之便而亡後咎
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
精兵討不義又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
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執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

陳愚惟陛下省察

充國奏每上輒下公緝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

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將軍計善其上留也田及當罷者人馬數詳已見前

侯應罷邊備議

郵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

于後入朝禮賜如初如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嬌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雖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无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時竟寧元年

周秦以來匈奴暴無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

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死囿

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

起亭隧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

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

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

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

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

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

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

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

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况軍士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棄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何。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迫。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

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師古曰。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亡死枯僵。墮落者。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又遠不

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師古曰。一。切。謂權時也。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

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讀皆。如罷戍卒。省候望。軍士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

師古曰。於漢自稱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

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

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以上論邊備

吾立壽王議禁民挾弓弩對武帝時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

弘言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云云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師古曰五

弓劍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

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眾

暴寡海內抗敵巧詐並生師古曰抗訛盡也音五官反是以知者陷

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

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

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桀

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耨耰相搏擊師古曰耰磨田之器

也董馬搗也犯法滋眾盜賊不勝師古曰滋益也至於

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

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

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壽王

幾公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

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

之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四方并禦之事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

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

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

皮為之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鄉大夫射麋侯士射

鹿豕侯抗卒也射夫衆射者也同同耦也言既舉大侯又張弓矢分耦而射則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

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更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擅專也竊以為上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書
上以難丞相
弘弘誦服焉

毋將隆收還武庫兵器奏

哀帝即位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

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云云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

錢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

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未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廼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李奇曰契缺也師古曰李說是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論

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

元鳳中守廷尉史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云云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相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

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
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相文扶微興壞尊文
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
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
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
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
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位而無嗣
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
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立深察禍變之故廼皇天之所
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師古曰披

肝膽決大計黜上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
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
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
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
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
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誅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
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鬱於曾譽諛之聲日滿
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
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
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

命也。死者不可復生，鬻者不可復屬。師古曰：鬻，古書曰：絕字，屬連也。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殿，以

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比欲人

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

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

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末，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

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

辭以視之。師古曰：視，讀曰示。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

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之。晉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卻，退也。畏為上所

退，卻。蓋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雖各係聽之，猶以為死有

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

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如淳曰：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

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

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况真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此皆疾吏之風，悲

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

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郊，

不毀而後鳳皇集，誅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

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惟陛下

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

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

可與於世永復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

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望之為左馮翊西羌反漢徵上書願令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下得赦者皆得以差入數八郡贖罪務益致嚴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云云

民凶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師古曰與舍同也在教化之

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

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

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

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

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

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

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

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

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

哀此鰥寡師古曰小雅鴻鴈之詩也矜人可哀矜之人謂貧弱者也言玉者惠澤下及哀矜之人以

至鰥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

言衆庶喜於時雨先潤公田又及私田是則其心先公後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

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之師古曰率戶而賦計口而斂也

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師古曰子弟竭

死以救父兄。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
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羗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臯人出財，臧臯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歛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豈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臯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賦之所生，故備阜衣二十餘年，嘗聞臯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破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故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

復對

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名，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師古曰：離，遭也。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師古曰：同共給之也。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師古曰：卒，讀曰猝，言此令文專為軍旅卒暴而施設。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蒙彊吏民請奪假貲。師古曰：貳，音士，得反。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師古曰：軍興之法也。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

无勇且破轉輸略足
相給遂不施敬議

韓愈復讎議

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為

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究請罪視死如歸自謂
公門發於天性志在殉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
特從戒死宜决杖一百配流循州
於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
則殺人者死禮法一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
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
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
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
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

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
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
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
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
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
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
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
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
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
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

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三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柳宗元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

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其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其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

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顯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曾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公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

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受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贖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

議從事謹議此編世各為類今乃以唐文附漢後者蓋唐文少不能自為類故也他卷做此○以

上論

何武薦辛慶忌封事慶忌武賢子為光祿大夫執金吾坐小法左遷雲中

太守復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云云時

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脩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

廼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

至而豫禦之師古曰莊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曰此未有伐中國者言追何大其未至而

豫備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師古曰虞度也言有寇難非意所度也後

拜為右將軍徙左將軍慶忌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

谷永舉薛宣疏宣為少府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云云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

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

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

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

其人則大職墮斲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茲一舉可不

致詳竊見少府官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
執憲轂下不吐剛不茹柔舉錯時當師古曰言其合時而當理也出守

臨淮陳留一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
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

賊什分三輔之一文穎曰減三輔之賊什九也功效卓爾自左內史

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師古曰馮翊本左內史之地故云然孔子曰如有所

譽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所以言譽人者必當試之以事宣考績功

課簡在兩府師古曰簡大也一曰明也兩府丞相御史府也不敢過稱以奸欺

誣之臯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

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

食自公之節師古曰自從也召南羔羊之詩美在位皆節儉正直其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

卿大夫履行清察戒退膳食率從公道也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

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以越職陳宣

行能惟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

何武言傳喜書喜哀帝祖母定陶傳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即位

遷右將軍傳太后始與政事由是傳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

以光祿大夫養病太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云云

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日遣

歸衆庶失望皆曰傳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

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

亂師古曰謂季氏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

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

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

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

師古曰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將廉頗固壁不戰秦廼使人反間於趙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軍趙王信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而括軍遂敗數十萬之衆降秦秦皆阬之漢散萬

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廢興也如

曰傳喜顯則傳氏興其廢亦如之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廼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

王嘉薦公孫光等建平三年為丞相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

上疏云云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

世立諸侯象賢也師古曰象其先父祖之賢耳非必其人皆有德也雖不能盡

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師古曰命卿命於天子者也居是國

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

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

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

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

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

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

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敞

敞拜為異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利
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
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
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
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
効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
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
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
司隸或至上書章下師古曰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治之衆庶知其易危
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

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師古曰守郡

相也素奪謂先不假之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

孟康曰二千石不以故縱為罪所以優也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

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

宣皇帝愛其良民吏師古曰吏善治百姓者有章劾事留中會赦

壹解師古曰不即下治其事恐為擾動故每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也故事尚書希

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

之字廼下師古曰所以丁寧告者之辭絕其相誣也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

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

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畧令盡力者

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整屋令五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舍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為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馮唐論魏尚

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

在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飯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已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

說趙拊解曰差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眾辱我獨亡間處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邛上以胡寇為意廼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

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

闡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

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

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

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師古曰

張弩也音邁

百金之士十萬

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師古曰百金喻其貴重耳服說是也

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如淳曰胡也匈奴傳曰

之戎也師古曰澹音都甘反又音談西抑疆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

師古曰幾致於霸也後會趙王遷立蘇氏曰趙幽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

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

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殺牛

服虔曰私假錢也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

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

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

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

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

用愚以為陛下法大明賞大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

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

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

曰今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鄭昌訟蓋寬饒書宣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是時上方用刑法信

任中尚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

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

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

禮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恐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訟寬饒

曰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
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
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
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
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
寬饒吏寬饒
引佩刀自剄北關
下衆莫不憐之

劉向論其延壽等疏

宣帝時鄧支單于怨漢擁
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

漢使者初元元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
附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既至鄧支怒竟殺吉
等自知負漢遂西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居
求吉等死鄧支不肯奉詔建昭三年湯與延壽
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既
領外國與延壽謀矯制發城郭諸國兵云云斬

單于首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與
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
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
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
決宗正劉向
上疏云云

鄧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
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
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檻城郭
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層五重城塞歛侯之旗
斬鄧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
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潛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鄧
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察世

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
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燿燿
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
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
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久
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
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
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旣多受祉來
歸自鎬我行永久千車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
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

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
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
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
勞而靡獲駿馬二十四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
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
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君國彊於大宛
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
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
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遂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
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之

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
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爲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廼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爲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

谷永上救陳湯疏

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復奏湯

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

臣聞堯有子王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疆秦不敢窺兵并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

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

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

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愒

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二重

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

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

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

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織介之過賜死

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

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張晏曰謂以所征之國事類告天也介胃之

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
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惟蓋之
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
書之意而忘惟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
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
奪爵為士伍

耿育上訟陳湯書

湯言黑龍非時出當後發民
徙昌陵事免為庶人徙燉煌
數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
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

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寧國家累年之恥討
絕域不羈之君繫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
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

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
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
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
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
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
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
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後
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
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
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以

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
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
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
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
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
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
舌為嫉妒之臣所繫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

杜欽訟馮奉世疏

本始中以衛侯使時節送大

漢所置莎車王并漢使者奚充國奉世以為不
丞擊之則莎車日疆其執難制遂發兵擊莎車
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諸國悉平威
振西域上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

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顯之可也奉世功
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
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
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
世為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
於夷狄斷不可長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
大夫水衡都尉奉世死後甘延壽以誅郅支封
為列侯丞相匡衡據蕭望之前議以為不當封
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衆而侯之
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

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

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

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師古

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故不得侯今

家之法擅矯制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

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
比罪則郵支薄量敵則涉重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
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
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
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
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師古曰趨讀曰趨趣謂意所嚮不知所從則
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師古曰圖難謀除國
難也信讀曰伸師古曰厭威功白著為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師古曰厭
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
錄。按康衡蕭望之持論畧同而心有公私之異望之
之言公也若衡則意在附和石顯故力沮延壽湯何以

明之史稱顯嘗欲以姊妻延壽不取故以私憾害其功
衡方與顯表裏以為固位計此其所以沮之也安得如
望之以公心言之哉然則延壽湯之功不封可乎曰不
封是也然延壽湯之材略烏可發哉故宣帝雖不侯奉
世而光祿水衡之拜則不敢後及元帝世歷九卿將軍
卒為國虎臣功名為管平之亞是固宣帝獎拔成就之
力也若湯者非惟不侯又以微罪數遭排擯此劉向谷
永諸人所以繼訟其冤也使元帝能如孝宣之度奉世
則雖不加爵土亦何憾之有哉

谷永等救劉輔書

劉輔諫成帝立趙后書奏上
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
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
將軍秉彜光祿勳師丹大中大夫谷永俱上書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
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正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
無譎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虞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

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按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寢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尸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而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

暴人有懼心精銳銷與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上

徙繫輔共工獄城死罪一等論為鬼薪

公乘與訟王尊書

尊行京兆尹事後為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外為大言居慢嫻上尊坐免吏民多爾惜之湖三老公乘與等上書訟尊云

尊治京兆功效日著住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叢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群盜滯疆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受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

群盜方畧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
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
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
循貧弱鉏耨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馮城西萬章
窮張禁酒趙放
蘇林曰萬音莊晉為曰窮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酒作窮之家杜陵楊
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
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
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
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
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

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龍襲滔天原
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
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梓
搏其頰兄子閔按刀欲剗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
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書為此議傳致奏又浸
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
應侯請之賜死杜郵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
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
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
身潔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

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
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
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
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群盜並興選賢徵用起
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
三期之間下賢不佞豈不甚哉師古日期年也音基孔子曰愛之
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
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
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
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

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
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詆欺之路惟明主

參詳使白黑分別

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以上並論救。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之十



